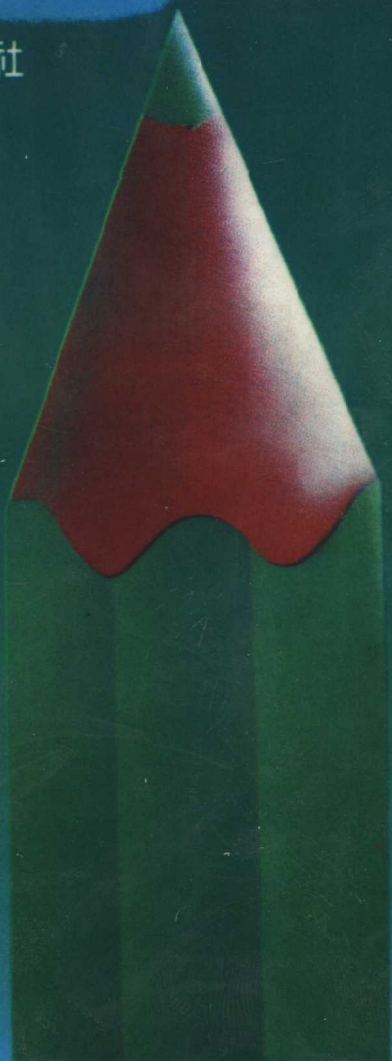


寫作參考 文庫

3

名著 名篇 名段 名句
精采 傳神 優美 細膩

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



《写作参考文库》

(三)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九、语言

赞美

贾母倚柱坐下，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，因问他：“这园子好不好？”刘姥姥念佛说道：“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，都上城来买画儿贴。时常闲了，大家都说，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逛。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，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呢。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，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。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，我带了家去，给他们见见，死了也得好处。”贾母听说，便指着惜春笑道：“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，他就会画。等明儿叫他画一张如何？”刘姥姥听了，喜的忙跑过来，拉着惜春说道：“我的姑娘，你这么大年纪儿，又这么个好模样，还有这个能干，别是神仙托生的罢。”

[中]曹雪芹《红楼梦》P545—546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。

“我认识一位普启涅罗，”月亮说。“观众只要一看见他便向他欢呼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滑稽，总是使整个剧场的观众笑痛了肚子。可是这里面没有任何做作；这是他天生的特点。当他小时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，他已经就是一个普启涅罗了。大自然把他创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物；在他的背上安了一个大骺子，在他的胸前安了一个大肉瘤。可是他的内部恰恰相反，他的内心却是天赋独厚。谁也没有他那样深的感情，他那样的精神强度。”

“剧场是他的理想的世界。如果他的身材能长得秀气和整齐一点，他可能在任何舞台上成为一个头等的悲剧演员；他的灵魂里充满了悲壮和伟大的情绪。然而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普启涅罗。他的痛苦和忧郁只有增加他古怪外貌的滑稽性，只有引起他广大观众的笑声和对于他们这位心爱的演员一阵鼓掌。”

[丹麦]安徒生《没有画的画册》（《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》P281）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第1版。

第一个开口的是安楠达摩依。她说：“现在我才明白，你不在我身边的这些日子，苏查丽姐给了我多少安慰，在我认识她之前，我体会不到悲伤里也有值得赞美的东西，其中之一就是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伟大的、美好的事物。我们悲观失望，因为我们往往不明白，在忧伤时，神采取了多少种不同的办法来安慰我们。你也许会有点儿害羞，小母亲，不过我不得不当着你的面说一说在那些忧伤的日子里，你给了我多大的安慰。”

[印度]泰戈尔《戈拉》P353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。

苏查丽姐把他拉到身边问道：“唔，话匣子先生，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？”

萨迪什立刻就做出回答，因为他早就注意到他的老师是一个学问渊博、权力极大的模范人物，早就下定决心，长大之后一定要当一个教师。

“那你就要做很多的工作，”苏查丽姐听了他的志愿之后说，“我们俩一起来做好吗？我们必须拚命工作，使我们祖国变得十分伟大！不过我们用得着使它伟大吗？有哪一个国家象我们的祖国那样伟大？需要伟大的是我们自己！你知道吗？你明白吗？”

萨迪什可不是那种肯承认自己有所不懂的人，于是他加强语气说：“我明白！”

“你知道我们的祖国、我们的种族有多伟大吗？”他姐姐继续说道，“我怎样才能给你说清楚呢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！神要使它超越世界上一切国家已经有多少千年了？多少人从别的地方到这儿来促使这个意旨实现？多少伟大的人物诞生在我们的国土上？多少重大的战争以这个地方作战场？在这里发表了多少伟大的真理？修了多少伟大的苦行？人们从多少不同的观点研究宗教？生命的奥秘又有多少不同的答案呀？这就是我们的印度！弟弟，你必须知道她十分伟大，永远不能忘记她或者轻视她！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些，有一天你会明白的——其实，我相信即使在现在，有些话你也已经懂得了。你要牢牢记住一点——你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，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她工作。”

[印度]泰戈尔《戈拉》P458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。

那天晚上，戈拉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看见安楠达摩依静静地坐在他屋子前面的阳台上。

他走到她跟前，在她前面坐下，把头匍伏在她脚上。安楠达摩依用手托起他的头，吻了吻他。

“妈妈，您是我的妈妈！”戈拉激动地高声说，“我到处寻找的妈妈原来一直坐在我的屋子里。您没有种姓，不分贵贱，没有仇恨——您只是我们幸福的象征！您就是印度！”

[印度]泰戈尔《戈拉》P517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。

“神父，你这一桌子好菜连最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也会感到骄傲的。”

“这都是安卡办的。嘿，姑娘，你别害臊。我本来什么也没有，我亲爱的好人，没有，让斯塔赫说吧，净瞎凑合着吃饭。可是后来这位姑娘开始劝我了：‘神父你栽果树吧，养蜜蜂吧，整理整理果园子吧，干这吧，干那吧。’就这么唠唠叨叨没完，人家姑娘的话，谁能不听啊！嗨，嗨，安卡——真是金不换啊！等我以后给你们看看圣器所吧，瞧瞧那儿多干净整齐，那些披肩，那些肩袈裟，就连给大教堂用也别说，那呀，都是她亲手做的，她真是我心疼的孩子！”

[波兰]莱蒙特《福地》P474，漓江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。

维尔切克也告辞急忙回家，因为他弟弟来叫他了。

“这小伙子有股野劲儿。”他走后神父说。

“罗兹名不虚传的流氓。”

“你太刻薄了，卡罗尔先生。我教育出来的人，我得保护。从他小的时候，我就了解他。是个好小伙子，从来不上当，我亲爱的好人。意志象钢铁，机灵、心眼活，守规矩，可顾家哩！”

“可他还是照样拿一家人开心。”

“就这么个犟脾气嘛。小时候还嘲弄过一个又穷又病的女人呢。我用烟袋打他，想让他给那女人去道歉；哪儿办得到啊！挨打他不怕，道歉就是不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小子拿了他妈妈的一件上衣和一条裙子送给了那女人。他要是愿意干，什么都行；要强迫他，就什么也不行。他拿自己人取笑，当然不好，可是他见人就帮，怎么还能骂他呢！他供他弟弟上中学，干活贴补家里，全家都因为他而高兴啊！”

[波兰]莱蒙特《福地》P475，漓江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。

“真的；又会音乐，又是多才多艺，二十三岁，脸蛋儿又俏又天真，皮肤白得耀眼，一副牙齿象小狗的，一对眼睛象明星，一个美丽无比的额角……一双小巧玲珑的脚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不比她束腰的那片鲸鱼骨大。”

“耳朵呢？”克勒凡听到人家描写色情的部分，马上兴奋得了不得。

“上谱的，”她回答。

“是不是小手？……”

“告诉你，一句话说完，这是女人之中的珍珠宝贝，而且那么端庄，那么贞洁，那么温存！……一颗美丽的灵魂，一个天使，雍容华贵，无美不备，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法兰西元帅……”

“法兰西元帅！”克勒凡提高了嗓子直跳起来。“天哪！该死！混账！……啊！下流坯！——对不起，贝姨，我气坏了！……我愿意出十万法郎，我相信……”

[法]巴尔扎克《贝姨》（《傅雷译文集》第五卷P161），

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。

“各位先生，你们不忍看的遗体，寄寓过一个天赋深厚的灵魂。死者格利索斯托莫是最杰出的天才，最有礼貌、最温文、最笃于友谊、也最豪爽慷慨；他严肃不带骄矜，和悦不流庸俗；总而言之，他品德的美好是天下第一，遭遇的不幸也是世间无双。”

[西班牙]塞万提斯《堂吉珂德》（上）P92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。

赞赏

黛玉叹道：“你素日待人，固然是极好的，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，只当你心里藏奸。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，又劝我那些好话，竟大感激你。往日竟是我错了，实在误到如今。细细算来，我母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姊妹兄弟，我长了今年十五岁，竟没一

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。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，我往日见他赞你，我还不受用，昨儿我亲自经过，才知道了。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，我再不轻放过你的；你竟不介意，反劝我那些话，可知我竟自误了。若不是从前日看出来，今日这话，再不对你说。

[中]曹雪芹《红楼梦》P624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。

不过谁的快乐也比不上我今晚看到的一个孩子——一个四岁的小姑娘。她得到了一件蔚蓝色的衣服和一顶粉红色的帽子。她已经打扮好了，大家都叫把蜡烛拿来照照，因为我的光线，从窗子射进去，不太够亮，所以必须有更强的光线才成。

“这位小姑娘笔直地站着，象一个小玩偶。她的手小心翼翼地从衣服里伸出来，她的手指撒开着。啊，她的眼里，她整个的面孔，发出多么幸福的光辉啊！”

“‘明天你应该到街上去走走！’她的母亲说。这位小宝贝朝上面望了望自己的帽子，朝下面望了望自己的衣服，不禁发出一个幸福的微笑。

“‘妈妈！’她说，‘当那些小狗看见我穿得这样漂亮的时候，它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呢？’”

[丹麦]安徒生《没有画的画册》（《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》P283）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第1版。

“多么出色的手术啊！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！既简单又开门见山，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。

“关键是毫不使人恐惧地把这一切做完，这里边有一种很久以来就熟悉的民族的亲切感。是一种来自普希金的无可挑剔的磊落光辉，来自托尔斯泰的不模棱两可的忠于事实。”

“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绝妙的英明表现在什么地方。假如说让谁去创造一个新世界，开创新纪元，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应的地盘。他肯定要等着旧时代先行告终，而为了着手建设新的世纪，他需要的是一个整数、要另起一段、要的是没有涂写过的一张白纸。

“但现在却一蹴而就。这是空前的历史奇迹，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。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，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，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。这才是最绝妙的。只有最伟大的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。”

[苏]帕斯捷尔纳克《日瓦戈医生》P269—270，

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。

堂吉珂德听堂洛兰索念完这首逐句铺张诗，起身拉住堂洛兰索的右手，嚷道：

“我真要赞颂上天！伟大的少年人啊，全世界诗人该数您第一了！您应该戴上桂冠，而为您加冕的不是什么赛普鲁斯和加埃特；有位诗人说是这两个地方给他戴上了桂冠，上帝原谅他吧。如果雅典的那些学院还在，该由它们为您加冕，或者由现在的巴黎大学、波洛尼亚大学和萨拉曼加大学。假如诗会的裁判们剥夺您的头奖，我求上天叫太阳神用箭射死他们！叫文艺女神永远不进他们家的大门！先生，您的诗

才真了不起，我要知道您才情的各个方面，希望您再念一首长行的诗行吗？”

[西班牙]塞万提斯《堂吉珂德》(下)P132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。

我毫不踟蹰地把到了嘴边的一句话问出来。

“你现在可想到早该和他结婚吗？”

她眯眯地笑了。

“我跟格雷结婚很幸福。她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丈夫。你知道，一直到大崩溃到来之前，我们都过得开心之至。我们喜欢同一样的人，而且喜欢做同样的事。他待我真好。有人对你倾倒备至总是好受的事；而且他现在爱我就如同我们刚结婚时一样。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子。你无法想象他多么的温柔和体贴。在穿的、戴的、用的方面，他大方得简直到了荒唐的程度；你晓得，他认为没有什么我不配享受的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一句不体贴或者严厉的话。我真是太幸运了。

[英]毛姆《刀锋》P159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。

伊莎贝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支口红，涂涂嘴唇。

“但是，我要告诉你的并不是这个。我们剩下的唯一一块财产就是农场，我觉得格雷的唯一机会就是离开当地，所以我把两个孩子交给妈，和格雷上农场去住。农场他是一直喜欢的，但是，从来没有单独去过；过去总是带上一大堆人，玩得非常痛快。格雷的枪法很好，可是，当时没有心思打猎。他过去时常一个人坐一条船，划到沼泽那边，呆上几点钟头，观察野禽。他时常在小河里划来划去，两边是浅灰色的蒲草，头上只看见蓝天。有些日子，那些小河就象地中海一样蓝。他回来总不大肯说，只说妙极了。可是，我能看出他感受很深。我知道他的心被这种美，这种寥廓，这种幽静打动了。在太阳刚要落山之前，沼地上有这么一会儿光线很是迷人。他往往站在那里凭眺，心里感到非常受用。他时常骑马到那些孤寂而神秘的林子里跑得老远；那些树林就象梅特林克一出戏剧里的那种树林一样，灰暗、沉寂，简直有点阴森；而且春天有这么一个时候——顶多只有半个月——山茱萸盛开，橡皮树抽叶，嫩绿色的叶子被灰色的西班牙苔藓一村，就象一首欢乐的歌曲；地上开遍白色的大百合花和野杜鹃，象铺了地毯一样。格雷形容不出自己的感受，但是感受极深。他被妩媚的春光弄得浑陶陶的。啊，我知道我讲得不好，可是我没法告诉你，看见这样一个大块头被这样纯洁、这样美的感受提到这样高的境界，叫人简直要哭出来。如果天上有个上帝的话，那么格雷是非常接近上帝的。”

伊莎贝儿告诉我这段话时，人有点儿动心，所以掏出一块小手绢，小心地把眼角两边的晶莹眼泪揩掉。

[英]毛姆《刀锋》P190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。

鼓励

赵姨娘直进园子，正是一头火，顶头正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。见赵姨娘气恨恨的走来，因问：“姨奶奶那去？”赵姨娘又说：“你瞧瞧，这屋里连三日两日进来的唱戏的小粉头们，都三般两样捉人分两放小菜碟儿子。若是别一个，我还不恼，若叫这些小媚妇捉弄了，还成个什么！”夏婆子听了，正中己怀，忙问因何。赵姨娘悉将芳官以粉作硝轻侮贾环之事说了。夏婆子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今日才知道，这算什么凡事。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，宝玉还拦到头里。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，就说使不得，不干不净的忌讳。这烧纸倒不忌讳？你老想一想，这屋里除了太太，谁还大似你？你老自己撑不起来；但凡撑起来的，谁还怕你老人家？如今我想，乘着这几个小粉头儿恰不是正头货，得罪了他们也有有限，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子，我在旁作证据，你老把威风抖一抖，以后也好争别的礼。便是奶奶姑娘们，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的。”赵姨娘听了这话，益发有理，便说：“烧纸的事不知道，你却细细的告诉我。”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，又说：“你只管说去。倘或闹起，还有我们帮着你呢。”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，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。

[中]曹雪芹《红楼梦》P842—843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。

高妈知道他是红着心想买车，又给他出了主意：

“祥子，我知道你不肯放账，为是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，也是个主意！我要是个男的，要是也拉车，我就得拉自己的车；自拉自唱，万事不求人！能这么着，给我个知县我也不换！拉车是苦事，可是我要是男的，有把子力气，我愣拉车也不去当巡警；冬夏常青，老在街上站着，一月才挣那俩钱，没个外钱，没个自由；一留胡子还是就吹，简直的没一点起色。我是说，对了，你要是想快快买上车的话，我给你个好主意：起上一只会，十来个人，至多二十个人，一月每人两块钱，你使头一会；这不是马上就有四十来的块？你横是多少也有个积蓄，凑吧凑吧就弄辆车拉拉，干脆大局！车到了手，你干上一只黑签儿会，又不出利，又是体面事，准得对你的心路！你真要请会的话，我来一只，决不含糊！怎样？”

[中]老舍《骆驼祥子》P79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0月第2版。

他们祈祷之后，苏查丽姐忍不住哭了。帕瑞什先生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不要朝后看。不要犹豫，不管等待着你的是什么样的命运，都要勇敢地去迎接它。欢欣鼓舞地朝前迈进，不管你遇到什么，都要竭尽全力地从中选择它好的一面。把自己整个儿交托给神，只从他那里接受帮助。这样，即使你犯了错误，迷了路，你也能沿着至善的道路前进。如果你三心二意，把自己的心一部分献给神，一部分放在别的什么地方，那样，一切就都会发生困难了。愿神照顾你，让你不再需要我们微薄的帮助。”

[印度]泰戈尔《戈拉》P285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。

“若是她对我没了盼头，那我可要对着墙，直截了当撞破我的脑袋；我没别法。”

“不过，只要你诚心洗刷你的过咎，你是有办法的。”沃罗德雅夫斯基道：“现在是战时，你可以参战，你可以为咱们亲爱的祖国建立汗马功劳。谁没有过错？谁的良心上无有罪咎？每人都有。赎过自新之路，对谁都是敞开的。你可以凭你的勇敢果决，争得荣誉，改善你的名声。你因暴戾犯过，今后就别再暴戾；你在战时闹事作乱，损害祖国，现在你就爱国救国；你对百姓犯过，你就补偿他们。这样做，比你对着墙撞破脑袋，岂不更好，岂不更切实？”

[波兰]显克微支《洪流》(上)P187，

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。

“还不见卡罗尔来？”安卡从屋里问。

“没呐，过半个钟头就打午餐点了。安卡，过来，好姑娘。”

她走了过去，坐在手推车扶手上，望着父亲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安卡，啊？勇敢点嘛，好姑娘，不要泄气，不能灰心啊！看见了你，我就知道你真是个勇敢的姑娘！……嗨！你还忘不了，这世界上有个库鲁夫呐。那算什么呀，抬起头来，前进！”他说得很快，接着便亲吻她，抚摸她的头，吹着响亮的口哨，同时用一只脚打着拍子。

[波兰]莱蒙特《福地》P629，漓江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。

“在这个时代造反，”路易十八微笑着说，“想想非常容易，但想成功却要难得多。因为，我们祖先的王位恢复得还不久，我们对于过去，现在和未来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过去十个月来，我的各部大臣对地中海沿岸已加倍予以警戒，虽然那儿本来已经守得很严密。假如波拿巴在那不勒斯登陆，那么在他到达皮昂比诺之前，全体联军都可以动员了，假如他在托斯卡纳登陆，他就到了一块对他不友好的领土，假如他在法国登陆，他只能带一点点人马，象他这样被人民深恶痛绝的人其结果是很容易预言的。勇敢一点，先生，但同时，也请相信我们王室的感谢。”

[法]大仲马《基度山伯爵》P114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。

“多谢。最近我老在想着你的事，伊坦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或许就因为我爱管闲事。失败是一种心理状态。它就象是一只沙猴子在沙里挖的陷阱。陷进去就老爬不上来。要拼命一蹦才跳得出来。你得下决心蹦它一下才行，伊坦。只要一跳出来，你就会发现成功也只是一种心理状态。”

“那它也是个陷阱了？”

“就算是，也是个比较愉快的陷阱。”

“要是一个人蹦了出来，另一个人却陷了进去呢？”

“只有上帝知道到底是哪一只麻雀该掉到地上，可就连上帝也袖手不管。”

“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想劝我怎么做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明白。要是我明白，我自己就去做了。银行出纳员是永远当不上总

统的。有一小笔资金的人倒有可能当上。我想我是要劝你：抓住碰到的一切东西。放过了是不会再来的。”

[美]斯坦贝克《烦恼的冬天》P214—215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。

安慰

宝玉听了，登时发起痴狂病来，摘下那玉，就狠命摔去，骂道：“什么罕物，连人之高低不择，还说‘通灵’不‘通灵’呢！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！”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。

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：“孽障！你生气，要打骂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！”宝玉满面泪痕泣道：“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单我有，我说没趣；如今来了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，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。”贾母忙哄他道：“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，因你姑妈去世时，舍不得你妹妹，无法处，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：一则全殉葬之礼，尽你妹妹之孝心；二则你姑妈之灵，亦可权作见了女儿之意。因此他只说没有这个，不便自己夸张之意。你如今怎比得他？还不好生慎重带上，仔细你娘知道了。”说着，便向丫鬟手中接来，亲与他带上。宝玉听如此说，想一想大有情理，也就不生别论了。

[中]曹雪芹《红楼梦》P52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。

王夫人点头哭道：“你可知道一桩奇事？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！”宝钗见说，道：“怎么好好的投井？这也奇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原是前儿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，打了他几下，撵了他下去。我只说气他两天，还叫他上来，谁知他这么气性大，就投井死了。岂不是我的罪过。”宝钗叹道：“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这么想。据我看来，他并不是赌气投井。多半他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跟前熬顽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他在上头拘束惯了，这一出去，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，岂有这样大气的理！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”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这话虽然如此说，到底我心不安。”宝钗叹道：“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，十分过不去，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，也就尽主仆之情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刚才我赏了他娘五十两银子，原要还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妆裹。谁知凤丫头说可巧都没什么新做的衣服，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两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，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，既说了给他过生日，这会子又给人妆裹去，岂不忌讳。因为这么样，我现叫裁缝赶两套给他。要是别的丫头，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，只是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。”口里说着，不觉泪下。宝钗忙道：“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，我前儿倒做了两套，拿来给他岂不省事。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，身量又相对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虽然这样，难道你不忌讳？”宝钗笑道：“姨娘放心，我从来不计较这些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起身就走。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来跟

宝姑娘去。

[中]曹雪芹《红楼梦》P450—451，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。

“宣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也不先对我讲一声。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？你也是……我劝你还是死了心罢。现在的新派女人，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！”母亲一面说话，一面动针，她并没有抬起头来。她还以为她儿子是一个人回来的。“宣，不要难过，那个女人走了也好。将来抗战胜利，有一天你发了财，还怕接不到女人！”她没有听见儿子回答，便诧异地抬头一看，她满眼金光，什么也看不出来，眼睛干得十分难过。她放下针线取下眼镜，用手在眼皮上揉了揉。

[中]巴金《寒夜》P47页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。

他的脑子里杂乱地响着各种声音。他呆呆地望着她，仿佛在做梦。声音渐渐地静下来。他忽然明白了，立刻站起来，走进母亲的屋子里去。

母亲侧着身子躺在床上，脸向着墙壁，低声在哭。

“妈！”他大声唤道。她应着，翻身坐起来，泪珠从她的起皱的眼角落下。

“你还有什么话？”她哑声问道。

“妈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不让她回来就是步。”他立在床前，温和地说。

她用手帕揩了眼泪，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。“你这是真话？”她问道。

“妈，是真话，”他不加考虑地回答。

“那么你答应我了？”她不放心地再问一句。

“我答应你。你放心罢，”他望着他母亲的受苦的面颜，他感情冲动地回答。他忘了自己，忘了病，也忘了他的过去和将来。

[中]巴金《寒夜》P142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。

觉民看风梅的这些举动，起了种种的感想。他又是悲哀，又是满意，又是惊惧，又是怜悯，这不仅是为了梅，也为了琴，而且也为了他自己。但是他看见琴的笑脸，又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的心境，他甚至找到话来安慰梅道：“你近几年来境遇不好，所以动辄生悲。再过几年，境遇一定会变更，你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了。其实琴妹的环境跟你的比起来也好不了多少。你不过多了那一桩亲事，就好比多做了一个噩梦。世界本来只有一个，你从悲观方面看，所以多愁善感；琴妹从乐观方面看，便觉得一切都可为了。”

[中]巴金《家》P142—143，
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版。

帕瑞什先生正要离开，安楠达摩依把纱丽提起来盖住头走到他跟前向他鞠了个躬，帕瑞什先生好象有点儿慌乱地连忙还礼。

“请一点都不要为罗丽姐担心，”安楠达摩依安慰他说，“她在您交托的那个人手里是永远不会受苦的。神终于满足我最迫切的愿望。我本来没有女儿，现在有一个了。长期以来，我就一直希望从毕诺业的新娘身上补足我没有女儿的缺陷——经

过好长的一段时间，神终于用一个如此巧妙的办法，用这样一个好姑娘来满足我的愿望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好运气。”

[印度]泰戈尔《戈拉》P464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。

“什么事？”艾萨克说。

“你醒着吗？”

“醒着。”

“没有大事，”英格尔说。“只不过我对不起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艾萨克说罢也支着肘子抬起身来。

他们继续躺在床上交谈。英格尔毕竟是个无与伦比的女人；而且全心全意地讨好丈夫。“我做对对不起你的事，”她说，“我很不好受。”

这几句简单的话感动了他；这个魁伟大汉受到了感动，对，他要安慰她，尽管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只觉得她是个举世无双的女人。“我的宝贝，你别哭了，”艾萨克说。“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。”

[挪威]汉姆生《大地的成长》P322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。

他们睡得很晚。阿克西妮亚紧靠着葛利高里，眼泪和没有吃完奶的奶子流出的乳汁浸湿了他的衬衣，她低语道：

“我想你都会想死的……我一个人怎么过呀？”

“别怕，”葛利高里也同样地低声安慰她说。

“夜长……孩子又不睡……我会想你瘦的……你想想吧，葛利沙，要整整苦守四年呀！”

“听说，古时候要服役二十五年呢。”

“古时候与我有甚相干……”

“好，别说啦！”

“这该死的军役，拆散人家的魔鬼！”

“休假的时候我会回来的。”

“休假，”阿克西妮亚说，“顿河要流去多少水，才能把你等回来……”

“别哭啦……看你就象秋天的毛毛雨，哭起来就没有完啦。”

“叫你换成我来试试看！”

[苏]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P282—283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。

他们于是默不作声地乘车走了，在路过凯斯勒住宅时，希卡更紧地贴在哥哥身边，低声地哭着。

“你别哭啦，一切都会好的！别哭了，妈会原谅的，爸爸那儿我亲自说去！”他安慰着妹妹，亲了亲她的一双泪眼，捋了捋她的散乱的头发表。

哥哥的几句安慰话和体贴使她大受感动，她用臂膀搂住了他，把脸藏在他的怀里，象孩子一样低声地、断断续续地哭诉着自己的不幸遭遇，毫不顾忌霍恩在场。

[波兰]莱蒙特《福地》P553,漓江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。

奥当斯瞪着眼听着母亲。平静的语调,含垢忍辱的精神,把少妇初次受伤的刺激解淡了;她眼泪象泉水一般涌上来。震于母亲的伟大,她肃然起敬的跪下,抓着母亲的衣裾亲吻,好似虔诚的旧教徒吻着殉道者圣洁的遗物。

“起来吧,奥当斯;有你女儿这样的表示,多少伤心的回忆都消灭了!只有你的痛苦压着我的心,来,靠在我怀里吧。可怜的女儿,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快乐;为了你的绝望,我把永远埋在心头的秘密泄露了。是的,我预备把痛苦带入坟墓,象多穿一袭尸衣似的。为了平你的气,我开了口……求上帝原谅我吧!噢!我什么都可以牺牲,只求你的一生不要象我的一样!……我相信,男人,社会,变化莫测的人事,世界,上帝,都要我们拿最残酷的痛苦,作为爱情的代价。我用二十三年的绝望和连续不断的悲伤,偿还我十年幸福的债……”

“你还有十年,亲爱的妈妈,我只有三年!”多情而自私的女儿回答。

[法]巴尔扎克《贝姨》(《傅雷译文集》第五卷P307),

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。

“我的确最薄命了,”美茜蒂丝答道。——“孤零零地活在世界上。我只有一个儿子,而他已离开我了!”

“他有一颗高贵的心,夫人,”伯爵答道,“他做得很对。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国家有一种贡献,有些贡献他们的天才,有些贡献他们的勤勉,有些献出了他们的血,有些献出了他们的脑汁,都是为了同样的原因。假若他留在你的身边,他的生命一定会变成一种可恨的重负,他将无法分担你的忧虑。与厄运奋斗,他将增加他的精力和名誉,把逆境变为顺境。让他去为你建筑前途吧,因为我敢说,你的信托是不会落空的。”

[法]大仲马《基度山伯爵》P1505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。

小东西坐在壁炉旁边。他非常激动,说了许多话,他讲到他的生活,他的不幸,讲到他为什么想死,神父微笑着听他讲;后来,等到孩子说也说够了,哭也哭够了,他那可怜的苦痛的心也轻松下来了,这个好心肠的人就握住他两只手,对他说:

“这些都算不了什么,我的孩子,你要是为了这么点小事就想死去,那真是傻得可以了。你的事情很简单;你给学校辞退了,也就等于说是你的幸运……好吧!你应该离开,马上离开,不要等你那一个星期……他奶奶的,你又不是一个老妈子!……至于你的旅费、你欠的钱,不用担心!由我来负责……你原来打算向那个无赖借的钱,现在我来借给你。咱们明天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……现在一句话也不要再说了!我需要工作,你需要睡觉……只不过我不愿意你再回到你那间可怕的寝室里去;你会感到冷,会感到害怕的;你就睡在我的床上,又白又漂亮的被单都是今天早上才换上的!……我呢,我要写一整夜;如果困的话,我可以躺在长沙发上……晚安!不要再跟我说话了。”

[法]都德《小东西》P120—121,

“哪里的话，保罗，根本算不上牢骚。我有时候——我老是在麦拉和孩子们面前吹嘘，说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房地产经纪人，但有时候我偷偷地感觉到我根本不是我想假装的那个富翁比尔·庞特·摩根。不过如果我哄得你高兴，有点帮助的话，老保罗，我想我死后圣彼得也许会让我进天堂了！”

“啊，乔治，你是个吹牛大王，是个叫人高兴的心狠手辣的家伙，不过你确实给了我鼓励。”

[美] 辛克莱·刘易斯《巴比特》P68—69，

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。

情话

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，忽见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，似有拭泪之状，便忙赶上来，笑道：“妹妹往那里去？怎么又哭了？又是谁得罪了你？”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，便勉强笑道：“好好的，我曾哭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瞧瞧，眼睛上的泪珠儿未干，还撒谎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她拭泪。林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，说道：“你又要死了！作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！”宝玉笑道：“说话忘了情，不觉的动了手，也就顾不的死活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你死了倒不值什么，只是丢下了什么金，又是什么麒麟，可怎么样呢？”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，赶上来问道：你还说这话，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？”林黛玉见问，方想起前日的事来，遂自悔自己又说造次了，忙笑道：“你别着急，我原说错了。这有什么的，筋都暴起来，急的一脸汗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。宝玉瞅了半天，方说道“你放心”三个字。林黛玉听了，怔了半天，方说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不明白这话。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？”宝玉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还不明白这话？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？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。”宝玉点头叹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别哄我。果然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，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。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，才弄了一身病。但凡宽慰些，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。”林黛玉听了这话，如轰雷掣电，细细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，竟有万句言语，满心要说，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，却怔怔的望着他。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，不知从哪一句上说起，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。两个人怔了半天，林黛玉只咳了一声，两眼不觉滚下泪来，回身便要走。宝玉忙上前拉住，说道：“好妹妹，且略站住，我说一句话再走。”林黛玉一面拭泪，一面将手推开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可说的。你的话我早知道了！”口里说着，却头也不回竟去了。

宝玉站着，只管发起呆来。原来方才出来慌忙，不曾带得扇子，袭人怕他热，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与他，忽抬头见了林黛玉和他站着。一时黛玉走了，他还站着不动，

因而赶上来说道：“你也不带了扇子去，亏我看见，赶了送来。”宝玉出了神，见袭人和他说话，并未看出是何人来，便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好妹妹，我的这心事，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儿我大胆说出来，死也甘心！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拖着。只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。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！”袭人听了这话，吓得魄消魂散，只叫“神天菩萨，坑死我了！”便推他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话！敢是中了邪？还不快去？”宝玉一时醒过来，方知是袭人送扇子来，羞的满面紫涨，夺了扇子，便忙忙的抽身跑了。

[中]曹雪芹《红楼梦》P446—448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。

“我也不想生在有钱人家做小姐，我没有这个福气。我只求你不要送我出去。我愿意一辈子在公馆里头服侍你，做你的丫头，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。……你不晓得我遇见你我多高兴。只要你在旁边我就安心了。……你不晓得我多尊敬你！……有时候你真象天上的月亮……我晓得我的手是摸不到的。”

“不要这样说，我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，跟你一样的人。我将来一定要接你——”他的声音颤抖起来，他流下了几滴眼泪。

“三少爷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，”鸣凤连忙打断了觉慧的话。“为什么你总是要说接不接的话？我一辈子做你的丫头不更好吗？这样太太也不会生气，你也不会得罪人。我只要一生一世都在你身边就满意了。我有点害怕，我害怕梦做得太好了是不会长的。三少爷，请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多，不要想得太多！”

[中]巴金《家》P87—88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版。

她渐渐地止了悲，从他的手里接着手帕，自己把泪痕完全揩去，然后还给他，凄然地说：“这几年来我哪一天不想念你。你不知道除夕我在琴妹家中看见你的背影，我心里是何等安慰。我回到省城来很想见你，我又害怕跟你相见。那天在新发祥我避开了你，过后又失悔。我也是不能作主啊。我有我的母亲，你有大表嫂。大表嫂又是那么好，连我也喜欢她。我不愿给你唤起往事。我自己倒不要紧，我这一生已经完了。不过我不愿使你痛苦，也不愿使她痛苦。在家里，我母亲不知道我的心事，她只能用她的心忖度一切。我的悲哀她是不会了解的。我这样活下去，还不如早死的好。”她长叹了一口气。

觉新默默地按着自己的胸膛，因为他的心痛得太厉害了。两个人面对面地望着，过了好些时候，他凄然地笑了，他指着草坪说：“你不记得从前我们在上面打青草滚的事情？虫咬了我的手指头，还是你给我吮伤痕。我们还在草丛里捉过蝴蝶，采过指甲花种。现在地方还不是一样？……还有一次遇到月蚀，我们背起板凳在天井里走，说是替月亮受罪。……这些事情你还记得吗？从前你在我家跟我一起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对着一盏清油灯，做过多少好梦啊！当时的快乐真令人心醉！哪儿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结局？”他现出梦幻的样子，好象极力在追忆当时的情景。

“我现在差不多是靠着回忆生活的了，”梅仍旧低声说，“回忆有时候真可以使

人忘记一切。我真想回到从前无拘束、无忧无虑的儿时去，可惜年光不能够倒流。大表哥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……”

[中]巴金《家》P206—207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版。

她跳起身来，两手抓住他的肩膀。米卡喜悦得说不出话来，呆呆地望着她的眼睛，脸庞，她的微笑，接着突然紧紧地抱住了她，拼命吻起她来。

“你饶恕我折磨你么？我是由于怨恨才折磨你们大家的。我为了怨恨故意惹得那个小老头子急得要发疯。……记不记得，你有一次在我家里喝酒，砸碎了酒杯？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，今天我也砸碎了酒杯，我‘为我这下贱的心’喝了酒。米卡，你这个雄鹰，你怎么不吻我？吻了一次，就放开了，只是望着我，听着我。……听我说话做什么！你吻我，使劲地吻，就是这样子。要爱，就真正地爱吧！现在我将做你的奴仆，一辈子做你的奴仆！做奴仆多么甜蜜啊！……吻我！打我，折磨我，随便你怎样对待我。……唉，真应该折磨我。……慢着！你等一等，以后再说，我不想这样……”她突然推开他，“你走开吧，米卡。我现在要去喝酒，要喝得烂醉，醉了就去跳舞。我要去，我要去！”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P664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。

葛利高里声调里略带遗憾和伤感地问：

“怎么？……难道咱们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吗？你为什么不作声啊？”

但是阿克西妮亚已经控制住自己；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，她那冷冰冰的脸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丝颤抖的影子了：

“大概咱们的话早已经说完啦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定是这样！树花一年只能开一次……”

“你以为咱们的花已经开完了吗？”

“难道还没有吗？”

“不知为什么，这一切都是那么奇怪……”葛利高里把马放到水边去饮，看着阿克西妮亚，伤心地笑了。“克秀莎，可是我心里怎么也忘不了你。如今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，而且我的头发也白了一半啦，一道深沟把咱们隔开了多少年……可是我一直在想念你。做梦也见到你，到现在我还是爱你。有时候我一想起你来，就会想到咱们在利斯特尼茨基庄园里生活的情景……咱们是那样相亲相爱……一想起这些……有时候就会想起我的全部生活，——瞧——我的生活就象一只翻过来的空口袋……”

[苏]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P1358—1359，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。

“那天夜里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，穿着咖啡色的制服，昏暗中的旅馆的隔板后面，同现在完全一样，同样美得令人窒息。

“此后在我一生中，我曾尝试确定你那时照亮我心中的迷人的光芒并准确说出它的名称，那种渐渐暗淡的光芒，渐渐消逝的音响，它们从那时起便扩散到我全部生活中，并成为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。

“当你穿着学生制服象影子一样从旅馆深处的黑暗中显露出来的时候，我一个对你一无所知的男孩子，立即被你强烈的痛苦所感染，并明白：这个娇小虚弱的女孩象充了电一般充满世界上可能有的一切女性美，真是美得是无以复加了。如果走近她，或用手指碰她一下，火花就会照亮房间，或者当场电死，或者一生带着爱慕的渴望和悲伤的电波。我心里充满迷误的眼泪，内心在闪烁，在哭泣。我那时非常可怜自己，一个男孩子，更可怜你，一个女孩子。我的全部身心感到惊奇并且问道：如果爱并消耗电流是如此痛苦，那么作为女人，充当电流并激起爱情必将更为痛苦。

“好了，我终于都说出来了。不说出来会发疯的。而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些话。”

[苏]帕斯捷尔纳克《日瓦戈医生》P583—584，

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。

“安卡，你干吗脸这么通红通红的呀？”他往门口台阶上走时，问道。

“你这坏东西。”她轻声说着把头扭了过去，可是卡罗尔用胳膊把她搂住，又轻轻地问道：

“坏得厉害吗？喂，安卡，你说呀，坏得厉害吗？”

“坏得厉害，讨厌得厉害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厉害？”说着，他把她的头抱了过来，亲吻她闭住的眼睛。

“可爱得厉害。”她轻声说着，挣脱了他的拥抱，跑到门口台阶上。

[波兰]莱蒙特《福地》P479，

漓江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。

“玛丽！”他说，那一种不寻常的音调引得她抬起头来望了一下，她顿时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要说的是怎样一回事，她的心突然猛烈地跳动起来，她简直坐也坐不定了。可是有一点她是确定了的：无论他怎么说，她也决不会答应他的要求。她要让他们大家看看，“谁”乐意和她结婚。她父亲讲的许多刺心的话还在激动着她。可是她那一双眼睛在他热情的注视下有些模糊了。

“亲爱的玛丽！（你多么可亲可爱，我却找不出适当的辞句来告诉你。）我要和你讲的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。你一定早就看了出来，早就知道了。自从我们全是小孩子的时候起，我一直爱着你；我爱你比爱我爸爸妈妈和一切别的人都厉害；我白天转的念头里有你，晚上做的梦里也有你。我没有法子让你老等着我，我又不愿叫你为了我受累；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，也许有什么人会把你娶了去。可是现在我已经是在厂里的领班，亲爱的玛丽，你听着我，”她忍受不住那种内心的焦躁，便站了起来扭转身去。他也站了起来，接近了她，想要抓住她的手，但是她绝对不允许。她正在鼓足了勇气来斩钉截铁地拒绝他。

“现在，玛丽，我能给你一个家庭，还有一颗最最真诚的心，来珍爱你、抚慰你；